

集部

文定集卷二十一

宋　汪應辰　撰

誌銘

徽猷閣直學右大中大夫向公墓誌銘

紹興二十有三年三月辛亥徽猷閣直學士右大中大夫致仕河南向公以疾終于家歲七月庚申葬于臨江軍清江縣建安鄉之金澤既而公之子以武夷胡宏所

狀公之行以來請銘某晚進公實屈折行輩與之交凡公平生出處大節類多得于見聞者屬未及秉筆而遭罹家難待盡山谷自分已矣既除喪公之子復以為請乃次序而銘之距公之葬蓋十年矣公諱子諲字伯恭世為開封人丞相文簡公之五世孫欽聖憲肅皇后之再從姪也曾祖傳範汝州觀察使贈太尉謚惠節妣萬年郡主趙氏東海郡君徐氏祖繪太子右贊善大夫贈正奉大夫妣碩人曹氏太碩人李氏考宗明武德大夫

妣永國太夫人李氏公生而秀異自幼凜然如成人敏
悟強識迥絶流輩元符三年以后復辟推恩補假承奉
郎明年后崩又以遺恩遷雄州防禦推官監濵州鹽酒
稅東南建帥府幕屬自朝廷選除公鎮南軍節度推官
臨事不苟數與帥爭議可否府中畏服改宣議郎監儀
鸞司公恥與閹寺共事乞歸吏部改眞州司録事權知
開封府咸平縣豪民馬氏倚䕃犯法獄具上府尹盛章
方以圄空覬賞卻不受公直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

劾公以修學市木不如其直請御寶特勒停久之復官監杭州洞霄宫除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連年旱漕不通有欲浚河與江淮平者内侍主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公行視公以為運河高江淮數丈河至江淮凡數百里欲通之使平萬萬無此理前此有司率三日一啓閘復作澳以瀦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之法重以應奉往來啓閉無朝夕復何暇歸水乎昔之堰閘往往不存今第修復故迹嚴其禁約則無

患矣所條畫盡恐使者用其言漕復通朝廷嘉之遷秩一等召對除淮南轉運判官陛辭力論財用所以不足故且言伏見手詔應奉司所費皆從中出語未畢上曰誠不欲費漕公對曰郡縣奉行惟恐不及豈知陛下聖意所在因言朱勔挾應奉為姦至一大石用八百餘舟公為欺謾莫敢詰何兵夫不可校虛實一綱所費毋慮數千緡甫及官軍支請之期則奪之故其下籍籍嗟怨上曰待委卿覺察公曰微臣疎遠付以此事則死無日

矣上曰朕未嘗姑息此輩凡事直以聞即降御筆付公云應奉綱恐從御前給外路不合支繼有旨委公專一覺察應奉騷擾違法者公既至率以法繩之勔雖素横亦少戢淮上帥守往往挾權貴為重公按治無所避宿亳通海四州饑方移真揚米賑之發運司乃言江淮米賤乞均糴而淮南當四十萬斛公力論其欺罔取所在實直以聞于是不悦者益衆俄罷去金人逼京師淵聖即位召公將以使軍前公曰李鄴已屈膝于金人乞先

定相見之禮迺可往或謂公不能屈恐誤事乃已除京畿轉運判官公上言國初運東南糧于京畿初無限量元豐中歲用百三十萬石以卸納稽滯始以百五十萬為額崇寧初以六十萬入中都始以九十萬為額至宣和末得十萬而已蓋二十餘年中兩浙漕臣皆權幸姻舊止以入京六十萬較殿最而京畿使者不復究其本末故兵食常不足乞自今兩浙殿最從京畿覈實是歲十一月終已得七十萬其後京城再圍諸道兵集率賴

其用除右司員外郎詳議戸房檢討官執政者不咸公度不能從容其間引嫌不就乃以直祕閣為京畿轉運副使且詔公相度漕計公言祖宗嘗發運司經制六路財賦法令周密其為利甚博今轉搬廢而為直達諸路鹽課之利奪而歸榷貨糴本錢罷而為羨餘公私俱病矣方時艱難舊法未易卒復欲且權宜救急請令發運使副判官三員迭相往來周而復始其一在真州主江湖其一在泗州主淮浙其一在京主交納理欠在泗州

者循例奏計皆從之一日急召對上曰朕昔在東宫聞
卿淮南之政令除卿開封尹公皇恐固辭迺以為直龍
圖閣兼淮南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時京師已戒嚴帥范
致虚遣人清野時行擄掠公捕得數十人戮之以聞詔許
公以便宜行事令上以康王開大元帥府于河北公以
外路動息及所措置事募壯士達奏于京師復以京師
平安及大元帥府行移檄東南八路以安人心詔監守
郡守勤王公糾合義士收集潰兵期以入援請元帥移

軍曹濟約諸道同進詔復以金人議和勤王之師勿輕舉衆疑惑不前公獨遣部將金汝翼由鹿邑至大康力戰為敵所獲敵欲得李剛吳敏徐處仁宗澤及蔡京王黼蔡靖王安中等家屬朝廷為之遣使四出公知非王命執留不遣二帝北狩張邦昌僭位邦昌遣人持書至廬州問其家安否公檄郡拘縻其家又遣人以偽詔諭公止兵公以聞大元帥府復遣子澹請于大元帥宜慮分軍國事來勤王憤怒之兵帥諸將北渡河出敵不意

襲之救二帝危急若失機會恐窺伺之徒内連外結未易定也元帥至南都即帝位欲留公自近公以二親在東南乞補外乃復以為發運副使邦昌以三公平章軍國事公乞致仕避之論者謂公在宿州嘗差宋良嗣者權鈐轄不當奪職與郡未幾賞宿州守禦之勞良嗣預焉亦遷公一官公辭曰前日以為非則今日不當以為是時宰大怒御史遂言公有不法事按驗無一實猶降三官知襲慶府丁開府憂明年奪喪知潭州力辭不獲

命到官七日會遣戍襄陽衆憚行夜半縱火殺人公亟命傳呼列炬登城飭持更者一如無事時于是賊所未至按堵不動督厲牙兵斬首數百級比明皆�追襲降之三日復遣戍無一敢喘者時建炎已酉也其冬敵騎自鄧城南渡掠武昌入江西州縣皆望風降還抵長沙境上或謂他州縣皆已下敵鋒不可當盍避諸公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使向之諸郡有一二能為國家守敵其至此耶既而敵騎傳城檄公使降公答書數責之登

城誓衆激以忠義將士無不殊死戰雖殺傷相當而外
救不至凡八日城破公率衆入子城巷戰者二日乃焚
敵柵奪門以出軍于湘西郡人咸從公以忠義自奮無
一降者敵退公上章以失守自劾詔奪職罷免未幾朝
廷治州縣之投降者公之忠節始白賜詔獎諭復還職
任公乞持餘服至于四五不許時孔彥舟者縱兵大掠
西阻嶺嶠不能前鼓譟而下公遣兵擊走之有李冬至
者起兵于宜章會將官吳錫提精兵數千無所歸公招

致之激勵討冬至汔平之有曹成者自江北縱掠入湖南欲踰嶺公曰若使此輩得逞則湖嶺非王土矣當隨以計破之迺屯于衡之安仁有兵才數千遣人諭成待以善意給其糧成逡巡不果進公以事勢危急請兵于朝請援于鄰路者相繼也皆不報幾百餘日賊率衆鼓譟直抵屯下公以單騎入其軍衆皆羅拜公與約毋得劫掠皆聽命擁公至道州賊以公不便于已復送公出營公以討賊不效自劾既不報且有召命公力辭復乞

持餘服從之服除知廣州海賊與郡吏交通官府及兵將動息輒先知之公合胥首詰責之能以實告則已不然將不復生出獄矣胥大恐言其情于是盡得盜姓名及所囊槖往來宿食處是後盜發輒得嶺海肅然未幾以御史有言罷去公遂乞致仕繼丁宋國憂服除一時善類交章論薦詔落致仕知江州又改江東轉運使且召對公奏曰昔漢高祖之取天下其謀先定于漢中蜀先主之復漢祚其謀先定于莘野陛下圖中興之業而

初無一定之論是以九年而功未就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否泰安危所繫今廟廊之上乃有附逆之人而欲弭外患難矣上嘉奬再三進秘閣修撰時江東使者當饋餉大將劉光世張俊軍凡軍中追求之非法者公隨事裁抑會偽齊入寇光世軍合淝以乏糧為詞請退保公晝夜倍道至合淝光世引兵欲出公直入城按簿書具以見在泉穀與沿路綱運上聞以大義責光世光世乃不復退進擊賊破之然以此與光世不協求去詔移

兩浙路初公卜居臨江名曰薌林至是入覲上親書薌
林字賜之進徽猷閣待制為都轉運使戶部侍郎公所
論事益衆一日進對上顧問至移時閤門以當進膳欲
奏而未敢有攝起居郎者遽出位彈奏公退即待罪又
乞致仕詔以為無罪可待而公請不已除徽猷閣直學
士知平江府上賜舟親題曰汎宅時王倫自敵中與其
使者偕來公上疏以為禦戎之道自古人主不憚屈己
與之和親則有之未聞首足易位者宜卻而勿受且乞

致仕甚力許之仍賜詔獎諭自是歸隱凡十有五年積俸錢三百萬悉捐入郡學為養士藏書之費自卜葬地後事皆豫備且自草遺奏率人所難言者享年六十有八詔贈右正奉大夫娶范氏宗子博士巘之女累封安康郡太夫人男七人洛右朝奉郎澹左承議郎浯右通直郎餘早世女七人長適右承議郎劉長福次適右從事郎吳譙次適右宣教郎黄挾次適承務郎陳延世餘不育孫男四人士伯士虎皆將仕郎次士彪士叔孫女

六人長適進士韓顗次適右迪功郎劉㫖次適將仕郎韋相餘幼公性至孝承顔養志必探其微李碩人没乞回郊祀任子恩加贈友愛諸弟先奏諸姪官然後及孫置義莊以贍宗族貧者篤故舊親名賢與朋友交盡言無隱周人之急不計其私而自奉甚約其見義必為如恐不及置禍福于度外識慮精遠洞見物情盤錯之會談笑剖析皆出人意表興利除害不計目前為政最嚴而本于仁恕所致可紀甚多此特著其大者蓋自臨川

王氏以其一家之學同天下立法令設爵禄以誘之天下之士循誦習傳以為成説後之用事者持之益堅士稍出意欲自激昂則摧沮擯斥甚則有不可測之禍故家遺老雖有存者世俗往往指笑以為戒風聲氣習薫炙漸漬大抵以委靡隨順為俗故利在閹寺在權臣在賊盜皆從之有能于此卓然特立更閲夷險不為利疚勢回而屹然自拔于流俗之中者豈非難哉方閹寺用事趨附者惟恐後公以小官與之辨曲直不少屈未幾

變亂迭起或乃甘心于汚僞他亦退縮奔竄為全軀保妻子計公獨奮不量力攖其鋒蓋僅脫死如毛氂者數矣旣而大臣專權以峻刑箝天下口非曲意阿附鮮有免者公言一不合見幾而作超然物外自適其適于是人始服公為不可及也元城劉公安世嘗謂公必有立于世文定胡公安國謂公氣節忠鯁心向國家尊戴君父狥公忘私正令日扶持三綱之人也由今觀之二公之言益信銘曰

顔跖之分曰義與利孰敺斯人學乃為利舉世靡靡偷安苟活不有君子豈能自拔公以英姿輔之正論惟義所在他無足問方時多艱馳騖其中如水萬折必歸于東年五十餘謝事而歸惟介于石故能見幾知之固難行亦匪易若公始終蓋可無愧我為此詩以示來裔後有攷者尚論其世

左奉議郎汪公墓誌銘

公諱喬年字房儒信之上饒人公自為兒嬉戲膝下時

已能順適親意既長操行益篤天性敏悟又能刻厲于學在崇寧大觀間雖以習一經應試而徧觀他經及諸子歷代史記往往浹洽規摹古人作為詩騷蓋不專于舉子之業至舉子之文亦自成一家也會御史陳公師錫來居于信公獨知所愛重朝夕敬請陳公為公言前輩出處大節學問文章本末甚悉公益得以攷正焉于是郡丞洪公芻監試進士得公之文而大竒之以為非尋常舉子所及恨攷官拘于尺度僅能勿失而已其贈

行之言以為汪子之文獨余知之璆琳琅琚如也驊騮
騄駬如也設不長雄于二千人中猶當霸于一經也或
乃指其瑕而揜其瑜議其壯麗驍而棄其千里何哉
然自是試輒不售至紹興五年始以特奏名進士對策
擢為第一歷池州建康府饒州教授自左迪功郎用舉
者再轉至左宣教郎又以從國信使出疆轉左奉議郎
池兵火之餘庶事草創時沿江猶未解嚴戍兵往來類
多託宿于學生徒解散學官備員而已先聖廟像摧剝

棟宇傾圮公至即白于州而更新之學故有邸舍為富民胃占者數年至是皆攷究而簿正之其他所經畫甚衆廩庫充牣養士至百人實自公始公平居雖食貧而于貨錢出納物價低昂漫不訾省至其當官乃留意于細碎如此其後二郡亦隨其窾隙補葺焉不求新奇也接納後來訓誘不倦四方游學無所歸者病則臨視療治死則任其後事以為常其歸自饒貧益甚荒郊敝廬蓁蘿塞徑或饘粥不繼而獨以書冊自娱紹興二十有

五年正月乙亥終于家年七十有六公豈弟樂易不以
世俗細故蔕芥其中于人無怨尤雖有以惡聲至不校
也臨事接物一以誠信未嘗逆設機械喜賓客每或乍
服用為食飲費聞人之過如不聞得人一善則稱道不
容口少以文字顯脫以年德尊而未嘗自居退然如不
足者故雖耄老而齒髮不衰耳目聰明亦其德性寬裕
致然也鄉里之士方喜公之康彊而不意其止此莫不
失聲歎息或至流涕有文集七十卷曾祖諱惠祖諱濟

考諱皓贈右承事郎妣陳氏贈孺人其配鄭氏贈孺人
左宣教郎東陞之女男七人曰大忠某某女二人長適
進士鄭鍵次在室諸孤將以是年月日葬公于開化鄉
之橫山奉公之治命以來請銘惟信之汪氏皆唐末自
歙來徙分散既廣莫可攷也公于某有宗黨倍年之尊
而屈折輩行與之為友臨絕之音以銘見屬某其何敢
辭銘曰
嗚呼房儒其德之裕俛仰一世無怨無惡維心之亨豈

曰不遇今其亡矣誰或起之有子七人尚其似之

左朝散大夫直嶶猷閣陳公墓誌銘

公陳氏諱璹字國壽建之建陽人曾祖諟贈奉直大夫祖某奉議郎致仕考賓贈右朝請郎妣江氏太宜人太宜人早寡惟一子教之甚嚴公亦自力于學中建炎二年進士第左從事郎洪州觀察推官未赴權建之崇安縣丞會金兵入且渡江諸將不能守潰兵有入閩者人情汹汹縣令與諸佐官皆避之居民亦驚走公獨不動

曰此官軍也當善待之旣至犒勞供億率過其望帖然無敢譁又移文前路使儲峙以俟兵民舉安一路賴以無他事建陽弓手王延勝等嘯聚燒縣舍殺主簿官軍數不利使者專委公討捕公糾合民兵得千餘人迎戰于麻沙克之賊所擄掠子女數百悉訪還其家以功特授左承奉郎公初未歷任雖一時守領而遇事已能如此監湖州梅溪鎭通判建康府連帥故執政孫明過人寮屬受成事惟謹公獨不苟從事有未安請問辯析詞

順意篤帥每幡然從之公初不語人也大將張公以樞
密使視師卽建康治戰船欲以公提舉且曰事畢可轉
六七官矣公以其間曲折所當議者非一而共事者皆
難與語力辭不就張不樂數引他事相鐫誚公從容應
答略不以介意旣而張罷兵枋朝廷下有司攷覈其軍
中財用主者以委公謂公必不遺餘力公平心處之不
為已甚張始歎服授福建建安路司辟差參議官未赴
丁太宜人憂服除知饒州歲大旱穀貴翔踴民匱于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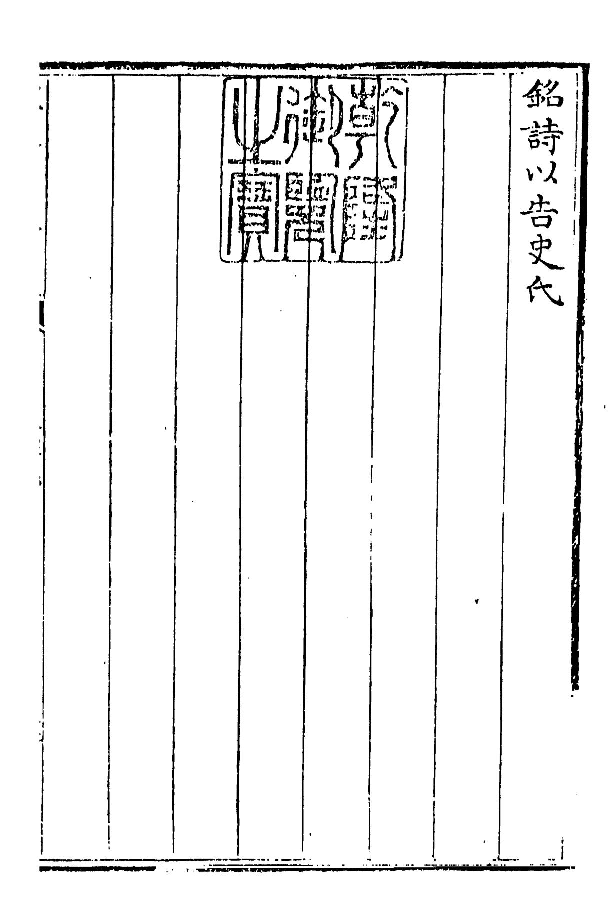
公精意禱祠竭力賑濟時州縣不敢言災異公獨盡以實聞所蠲弛租税甚衆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尋知静江府兼主管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静江歳于屬縣科取秫米以供公庫又以逃亡租税均之保伍公至始皆除之宿逋之在民者一不取而廪庫皆沛然有餘蓋公所以理財者有道矣非如世之以掊克取辦也召對除直秘閣知潭州兼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未幾改知廣州方秦丞相當國事士人在謫籍者雖其親

舊不敢相誰何傾險急進者或窺伺中傷以為奇貨公在嶺外所調護流人甚厚監司郡守例獻羨餘亦有黽勉以避禍者公獨未嘗獻也其不為時俗所移類如此既召對蓋將有所屬任公議論復不合廣州之除非美意也方待闕間而秦丞相薨詔以公知湖州未至改兩浙轉運副使公雖苦足疾而治事精明如平時然以久廢朝謁不自安得請主管臺州崇道觀進直徽猷閣以寵之尋起知饒州已而疾益侵再得請以歸以紹興二

十八年五月丁卯終于家年六十有二積官至左朝散大夫娶詹氏翁氏張氏皆封宜人五子長照右修職郎英州真陽縣主簿弁公喪死于路焞右修職郎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次煇次炘次熺孫一人𥚃公姿貌魁碩質性莊重于吏事尤精敏牒訴案牘一覽卽得要領至其細微委曲皆洞見吏不能欺約束堅明未嘗以卒伍輩持符至州縣而事皆如期其剖決通滯伸理冤結戢姦革弊所至皆可紀故世卒以吏事稱公然公守

正持重不以進退得失為意其見義必為為必不可奪使其進而立朝豈茍然已哉公之用于世既不盡其才而世之稱公者亦不盡也諸孤以三十年三月甲申葬公于建陽之招賢里鑑原某嘗通判靜江府事亦時相所不樂者公獨相知照焞以公行狀來請銘義不得辭也銘曰

利不苟就害不苟避時難變化一斷于義隨所試用到則有聲曾不一日立于朝廷才難固然知亦未易我為



銘詩以告史氏

文定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定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沈　浩

文定集卷二十二

宋 汪應辰 撰

誌銘

黄君墓誌

公諱某字循聖姓黄氏其先建州浦城人至公之曾祖始居姑蘇曾祖諱某承議郎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妣信都郡夫人孫氏祖諱彦朝奉大夫贈朝請大夫妣宜人

錢氏考諱策左宣教郎直秘閣妣孺人程氏公自幼礌落不凡直閣公以元符末上書論事繫名黨籍公自以黨人子不復應科舉朝夕親側所以奉養盡其歡且益得以用力于學審正其是父子間自為知己靖康元年黨禁解公始出預薦書至貢部不耦遂棄去蓋自紹聖以來用事之臣變論是非無所不至太上皇帝既即位首下詔書推明宣仁皇后功德崇奉隆祐皇后盡其愛敬民志定矣而異時權臣詭謀密計其本末曲折世往

往不能知也初蔡京作相欲掩蔑元祐政事之善摘元祐日歷時政記中語言奏乞類此者悉焚毀公偶得其手書奏藳上之詔付史官京之在翰林也被召草制復元祐皇后位徽宗皇帝諭以哲宗悔悟之意及制出初不如所諭也京意蓋有在矣公又得其手書所進聖語副本上之且乞因此辨明誣謗以頒示天下會隆祐皇后遺詔出公論之益力太上感動詔有司討論合行典冊奏告天地宗廟直閣公聞之歎曰伸吾志者此子也

紹興二年丁憂服除會楊么據湖湘累年丞相張公出視師以公偕行官軍遣人往賊所輒被害無敢往者公獨度賊勢窮蹙自請行賊自驚喜致恭然意尚猶豫公徧見其黨諭以朝廷好生之意且賀其得為平人衆皆歡呼賊首乃隨公出降湖湘平奏功授公昌州文學未幾以母老乞歸養公前後數上書論朝廷恢復中原大計忠憤激切詞理條鬯會車駕自建康還臨安公以為退守似安而實危進戰似危而實安已而金人

廢劉豫欲得和于我公又以國家于敵無復通好之理使和議出于敵之誠心猶不可聽况其詐乎疏各數千言援據明白反復詳盡皆不報以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丁母憂服除以右修職郎主紹興府山陰縣簿未赴閒改淮西安撫司準備差遣又以右文林郎為淮西提刑司幹辦公事未幾移病歸以右宣議郎致仕命未下而公卽世矣寔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九娶葛氏二子曰元振曰元衡皆業進士有聲

能世其家者也

戸部郎中總領彭公墓誌銘 案此篇有誌無銘誌文亦似未全

公彭氏諱合字子從吉州廬陵人世以孝弟仁厚稱于鄉里至公而益著以父致仕恩補官初以右迪功郎主臨江軍清江縣簿其臨事不苟已有能名丁母憂服除權虔州興國縣丞以獲盜中率改右宣義郎知虔之信豐縣虔俗健于鬬訟輕為盜賊信豐其甚者累政鮮以理去公强敏聰察訟至立斷皆得其情民既懲服于是

謹保伍之法所條畫甚備明示賞罰行之以必盜無所
容發亦輒得則又建縣學置弟子員稍旌異之以勸其
從風俗一變監司帥守交章稱薦詔增秩一等且召對
賜五品服添差通判虔州察姦革弊知無不為尋主管
台州崇道觀知臨江軍知永州皆以政績聞會詔近臣
舉可為監司有以公言者除提點廣西刑獄又移湖南
其所停疑伸枉決遣逋滯甚衆除尚書戶部郎中總領
湖廣江西京西財賦初止武昌軍至是荆南九江皆屯

重兵仰給益廣公討盈虛信期會不擾而辦且請蠲除逋欠凡百萬旣得疾凡三上章致仕不報以紹興三十一年二月六日卒于官年六十有九積官至右朝請大夫曾祖諱仲素祖諱士忠贈朝請郎父諱衎任朝奉郎贈正議大夫母蕭氏贈碩人娶劉氏李氏曾氏黄氏封宜人皆先公卒男四人長楚老右迪功郎先卒次商老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次周老右修職郎次漢老右迪功郎特就差宜州思立寨主簿女六人長適進士李

孝敏次適右從事郎撫州司理參軍蕭達伯次適右儒林郎知靜江府興安縣事曾敏恭次適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孫積明餘在室孫男八人女六人諸孤將以十月辛酉葬公于廬陵縣青原山楊桐嶺之原書來請銘應辰與公游舊矣知公爲詳不得而辭也銘曰

凡世之才因事乃試盤根錯節始見利器就其所能亦或有異以刑立威以刻興利功無幾何害則不啻有如子從所至辨治何以止盜開其善意何以理財有取有

施彼計其功我度于義世方用之公則盡辭歸安此丘其尚無愧

延平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劒州劒浦人曾祖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禄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纁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恭人饒氏先生幼警悟旣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

生得河洛之學于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説不事科舉屛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自適者餘四十年其始學也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若是者葢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葢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旣得其本則凡出于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

微言日用之小物析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裏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汎應曲酬發必中節其事親從凡有人所難能者閨門内外怡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鄉黨愛敬悍暴化服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隨其氣質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于聖賢之域甞謂讀書者當知其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至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悦其詞義以

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也幾希以故未嘗為講解文
字而其辯析精微尤謹于毫釐之間以為千里之謬必
自此始蓋先生資稟勁特氣節高邁而充養粹厚無復
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
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異端之學無所入于
其中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雖超
然遠引若無意于當世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
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

可舉而行非特崇空言而已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文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孫女八人皆幼先生以隆興元年十月壬申卒于福唐府治之館舍年七十有一其門人左迪功郎武學博士朱熹元晦狀先生之行如此元晦之為人也審于擇善嚴于衛道遺佚貧困而不以外物易其所守之錙銖其師事先生久益不懈以為每一見則所聞必益超絕葢其上達不

已日新如此也某守福唐聞先生之言行于元晦為詳他日移書屈致先生不余鄙惠然肯臨竊庶幾聞所未聞焉至之日方坐語忽疾作頃之已不救矣其孤護喪以歸將以二年八月庚申葬于所居山之左而以銘見屬某于先生雖不獲從容扣請以畢其所欲見之志而其慕向之誠非尚然者且元晦之賢某所畏也銘曰

學以為己己則安在嗟世之人以外為內挾策讀書無異博塞先生之學有原有委端居靜慮以究天理是中

澹然塵垢不止真積力久道乃在我大本既立施無不可世莫之知老于布衣獨使一鄉化為善良我為銘詩以俟君子有欲求之其攷諸此

吏部郎樊茂實墓誌銘

茂實樊氏名光遠臨安錢塘人曾祖文妣妻氏祖用安妣王氏考周贈右朝請郎妣席氏贈安人累世皆隱德不仕至茂實始以儒學顯初臨川王荆公著三經義字說以同天下之學舉世誦習如六經然范陽張先生以

為學者貴于自得而躬行可以為天下國家用也今守其穿鑿附會之説而修身治人析為兩途則何貴于學矣先生以此數見黜于當時之有司貧至飦粥不給茂實獨師事之甚謹旣冠徒步就太學試以書義對是時文體亦稍變矣而茂實獨直指王氏之失力排之切中其要攷官奇之置高等是後士人乃益得自致于學紹興五年茂實試春官為第一遂中進士第調秀州海鹽縣主簿攺常州教授未行召見除秘書省正字秦丞相

用事敵人來歸河南地茂實因輪對力言所當思患而豫防之者秦丞相始不悦未幾敵人叛盟前日異論者益見忌乃出茂實為閬州教授茂實以大母年高而迎養非便得請監潭州南嶽廟丁大母憂服除歷廬州明州教授秦丞相既薨詔除茂實秘書丞方秦丞相時凡以疑忌得罪者往往累赦不復又奪其所當得恩澤茂實得召見言之太上嘉納詔還恩澤有差而茂實為監察御史茂實在臺中所裨侬甚多未幾為工部員外郎

得請知興化軍茂實初未嘗歷吏事興化俗號難治生
謗起訟長吏鮮以理去茂實曰吾以誠待人他不恤也
既至簡節目通下情先教化而後刑罰獄訟日衰少遷
提點福建路刑獄茂實于刑獄尤盡心凡所以要束防
察甚備閩多刧盜類與州縣吏相表裏不即獲間有在
官者吏輒併財主繫之以是無敢愬者茂實許其徑詣
司自言而嚴追捕勘鞫之限盜始有所畏建州兩獄充
斥茂實至釋囚繫一百四十有三人朝廷為罷免長吏

其他所平反全活甚衆徙知嚴州適諸軍遣人募兵皆誘略平民所至騷然人不敢入市茂實具奏其狀乃詔諸軍皆立額有闕則取旨下諸州寄招其患遂息嚴每歲買御爐炭其實皆科取于民茂實奏罷之提點浙東路刑獄高麗將入貢茂實極言其甚不便者六事于朝詔即止之令上即位召為吏部郎茂實以足疾辭尋除福建路轉運副使不行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以隆興二年七月卒年六十有三茂實氣貌嚴重語言確訒不

知者以為簡也自得罪秦丞相流洛幾二十年入朝纔歳餘輒出葢有不悦者旣而諸公貴人議論士大夫之當召用者未嘗不以茂實為稱首茂實初無求于人也是以久在外吏部之命葢將用之而茂實不能造朝遂以不起識與不識皆為之流涕也然茂實强學力行更閲世變操履如一顧念平生無一可愧恨者其志得矣他何言哉有尚書解三卷禮記講義二卷梅窻雜著十卷藏于家娶陳氏莫學博士從道之女封安人子男三

人擴左修職郎㸃左迪功郎饒州浮梁縣主簿撝將仕郎女一人許嫁將仕郎陸邈孫男七人致尭拱舜賛禹暨湯憲武保成規宣孫女一人諸孤將以其年十月甲子葬于錢塘縣安溪鳳泉山之原而移書屬某為銘某與茂實皆泡陽張先生之門人又同年進士又同為秘書省正字既而還朝以至去國亦適相先後道義之契非他人之比者銘其可辭銘曰

舉世方紛獨尊其所聞更歷險夷不傾不欹以終其身

以畀其後人

沙縣羅宗約墓誌銘

宗約羅氏諱博文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恭人鄧氏祖畸朝請郎右文殿修撰妣張氏陳氏皆宜人父彥温右從事郎知建寧府甌寧縣事贈右承議郎妣鄧氏黄氏皆贈太孺人其先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為南劒州沙縣尉者因家焉五世孫覺始舉進士再世而右文公以懿文清德顯重于世至宗約復以道學行誼克世其家

焉宗約生有異質家人試以晬槃一無所顧獨匍匐取書冊之言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公歎異為文以記其事年十餘遭醴寧府君喪哀毁如成人治喪葬必誠必信用右文公奏補官授右廸功郎福州司户參軍臨事不苟無鉅細皆有條理再調静江府觀察大使桂管為嶺徼以西一都會府事既已叢劇而連帥監司亦多委以事宗約皆從容治辦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忤意竄斥繫踵南來宗約悉善遇之至或鬻衣以濟其乏改右

宣義郎知贛州瑞金縣事始至歳歉宗約先事儲積既而發廪賑贍事皆躬臨之其至誠惻怛雖一主于惠愛無所惜而措置纎密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縣故多盜宗約設方略得首惡數人寘諸法境内帖然會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都督江淮請以為幹辦公事其募兵和糴皆不擾而濟張公再入相賓客例出幕府以宗納知和州未赴而四川制置使奏辟為參議官宗約詳審精密每論事反覆殫盡歸于至當而後已嘗至興州勞

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遺為錢三百萬宗約不欲受而難于辭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以五十萬助之餘悉輸制置司公將横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宗約訪得之為言于帥延至府學蜀士知所勸焉士之遊宦蜀土貧不能歸者宗約出捐俸錢周之賴以濟者甚衆累遷承議郎秩滿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行至嘉州得疾其同行來問者宗約雖疾病而拱手端坐無惰容蓋其持敬如此一日忽曰吾將逝矣然幸大事已竟可無

憾遂不起乾道四年四月甲辰也享年五十有三其同
行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獨有書數千卷餘金
僅足以歸其柩而已相與嘆嗟以為不可及十有二月
壬寅葬于沙縣巖地祖塋之旁宗約娶陳氏了齋先生
之兄孫女也子男二人曰問曰闢孫男八人女七人皆
幼宗約資稟和粹沈靜寡欲其處已待人一以誠敬平
居怡愉人莫見其喜慍之色聞人之善稱慕如不及至
其有過則常若有所隱避而不忍言也視人患難困乏

如切其身年幾三十既喪其耦屏遠聲色一榻蕭然惟樂善不倦如嗜欲聞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至或千里求之其同郡李愿中受業于龜山先生楊文靖公宗約從之遊多所發明于是知吾道之尊其自信益堅矣然宗約之為人雖篤意學問而不為文詞雖力行善事而不徼名譽雖愛衆親仁而非以為取悅也故世之知宗約者亦鮮矣其孤以樞密院編修朱熹元晦所為行狀以來請銘余與元晦蓋皆知宗約者銘曰

汲汲其求兢兢其持保此無憾全而歸之

文定集卷二十二

文定集卷二十三

宋 汪應辰 撰

誌銘

顯謨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師心字與道世為婺州金華人曾祖惟堯故不仕祖本故贈宣教郎考登承議郎贈特進妣陳氏太原郡夫人公幼敏悟强記而靜重如成人未冠游鄉校數試

藝有聲登政和八年進士第授廸功郎海州沭陽縣尉時承平久郡縣無備河北劇賊宋江者肆行莫之禦旣轉掠京東徑趨沭陽公獨引兵要擊于境上敗之賊遁去詔改承奉郎監信州汭口排岸丁外内艱服除紹興元年知福州長溪縣政事詳明民便安之盜起建寧官軍由永嘉浮海入閩討之道長溪供億百出倉卒間皆不擾而辦宣撫使賢之併以治狀聞除太府寺丞尋例罷職事官之待闕者除幹辦諸司審計司行大理寺丞

九年金人以侵疆來歸詔簽書樞密院事之臣往使陜西宣諭德意辟公幹辦公事時多謂和好可久公贊書之際力陳敵必渝盟宜蚤為備初大食國遣滿亞里入貢而廣東市舶司例計置回賜官吏竝緣侵剋訟久不決詔公同御史往廣州即訊獄乃竟除將作少監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右司左司郎中十三年郊祀以為提點一行事務遷權工部侍郎充大金賀生辰使還未幾出知袁州公勤于吏事動有繩墨州素匱乏公撙節

浮濫檢梔歛隱久之廪庫盈溢方秦丞相用事監司郡守類獻羡餘以希進或謂公盍獻諸公笑不答則以貸貧民之逋租者猶沛然有餘積也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二十三年浙東大旱衢州飢民嘯聚雖頗捕獲猶未定則起公知州事公鎮以安静民復安堵如故時士大夫往往以告訐為功通判州事汪召錫掎摭宗室令衿語言以為謗訕公聞而勸止之不聽令衿謫居汀州且置獄通判廹其行人無敢過門者公獨遣人慰安而

陰調護之除知瀘州中途改知洪州充江南西路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所與張丞相詩言于朝欲并中之獄辭所連逮百餘家公隨事救庇賴以免者為多會秦丞相薨事亦熄上躬攬權綱一新政事凡昔之無良其挾持附離以逞者次第譴斥于是公獨以不倚見知除敷文閣待制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湖南凋敝久流逋未復公悉力拊摩戶口日增奏言湖南上流重地而兵力單弱頃年茶商弄兵一道騷

然乞分鄂渚重兵留屯以示形勢從之召為戶部侍郎
上勞問甚渥且曰卿以不附秦檜故去國久朕知卿未
嘗忘也公因奏宜塞倖門開言路上語及國用公謂生
財不如節用所條陳甚悉又言鄂渚戍兵市馬北境宜
禁止之以窒邊釁鼎澧歸峽産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
倍自知鹽法不復顧藉因自棄為盜由引錢太重貧不
能輸故抵此乞别創憑由輕立引價旣開其衣食之門
民必悔過改業庶幾化誘愚民消弭羣盜上然之遷給

事中兼詳定一司敕令兼侍讀遷權吏部尚書進讀三
朝寶訓終篇公奏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慮卻顧為子
孫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
監又奏帝王之于史其要在于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
漢書願摘切于治體者讀之詔可公從容進退所以致
盡規之義者前後非一懇切詳盡上皆嘉納焉二十八
年浙東水災上憂之以公為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
事兼浙東安撫使既至詢究疾苦寬逋責賑乏絕民以

不流亡顯仁皇后攢宫事畢進顯謨閣學士時有獻議者持陰陽家説欲于攢宫舊禁之外廣立四隅以二十里為禁域其間墳墓當徙者殆且千數公具奏言其不便詔遣御史按驗獲免者七百六十有奇薦獻之物舊取于民公謂聖孝通于神明薦獻極其誠敬豈宜使民勞費請以上供錢給其直從之和買繒絹以貲産為多寡之差而縣各不同會稽偏重尤甚公奏請損之後亦略如公言三十年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時敵有渝

盟入塞意道路洶洶公早夜憂念至忘寢食條上三事一曰求人材謂任賢使能乃自治之要願委宿望實才以籌邊二曰通下情謂建炎維揚之難起于臣下壅蔽敵壓境而不知今當以為戒三曰擇將帥謂朝廷宿將軍中新進不為無人願加簡拔復移書執政以蜀遠緩急不能相應請增重帥臣之權使得以便宜從事又請推行州縣巡社法以防盜賊朝廷悉施行之汀州鬻鹽峻暴民驚擾嘯聚州輒遣兵捕戮復疑平民與闘通械

繫之欲論以重辟録事參軍劉師尹爭不能得致仕去公移文釋其囚薦師尹于朝于是州之守貳皆坐罷而師尹復仕今上隆興元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年知湖州時水旱之餘疾疫大作道殣相屬公旣為粥以食餓者又遣僚屬勸分多所全活乾道元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再上章告老乃進左朝奉大夫致仕五年十有二月戊戌薨于里第年七十有三詔贈特進六年十有一月甲申葬于金華惠日鄉常樂寺之東原公娶

曹氏封淑人六子渙右通直郎前權通判寧國府事沇右宣教郎前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浤右承事郎新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出後公之長兄師醇注右迪功郎新監行在太平惠民局淑先亡汾右承務郎三女適仕族孫男七人柄右承務郎楷杞栴梓樾朴孫女十二人曾孫男一人公敦厚寬裕詞氣穆然不見喜愠遇事精詳必審其可而後發不為表襮以求赫赫拊凡之孫如已子族女之貧不能行者皆使之有

歸雖自奉養儉薄而親舊困乏皆周之久益不厭既退居自號適翁所著詩文章奏藏于家自公仕宦五十餘年間世之變故多矣士方隨時炎涼而為之俯仰竭其巧力以趨勢射利其他一切不暇顧恤也公更閱夷險出入中外恬靜凝重雅有常德表裏相副終始如一而從容進退自適其適康寧壽考鬱為宿望洪範所謂福者殆無憾焉觀公之本末其念慮操履所以感應召致夫豈偶然者哉銘曰

恂恂王公率履由衷不矯為異不阿為同在西柄臣欲人同已利誘威脅翕然風靡時方揞克爭進羨餘公散其積代民逋租時方告訐人莫自堅公獨哀矜勸以無然皇明獨斷屏除羣邪公以不倚帝庸褒嘉國計之重爾其開闔朕命之嚴爾其出納乃侍經席乃長天官乃眷大邦于蕃于宣寒暑貿遷誰能不移中外出入誰能具宜公惟一意秉此常德更閱事變其儀不忒進退有餘壽考且寧歸安斯丘始終哀榮天道與善人或疑之

視履考祥其觀此詩

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十朋字龜齡姓王氏溫州樂清人曾祖信祖格父輔父以公貴贈左朝散郎母萬氏贈碩人其先自錢塘徙至朝散公始業儒有聲公少穎悟強記博覽為文頃刻數千言事親盡孝其居鄉進止取予必以義後學師尊之既入太學多士皆推敬焉太上皇帝躬攬權綱更新政事紹興二十七年策進士于廷詔對策中有指陳

時事鯁亮切直者竝置上列無失忠讜無尚諂諛稱朕取士之意旣而攺官以公所對進上臨定其文以爲經學淹通議論純正可第一及唱名則公也士論翕然稱愜詔益嚴銷金鋪翠之禁且以交阯所貢翠羽焚于通衢實自公發之授左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又詔王十朋係朕親擢第一人欲試以民事尚待遠缺可特添差紹興府簽判秩滿除祕省校書郎尋兼建王府小學教授時北人且背盟朝廷疑之猶未敢誦

言為備公因輪對力陳其不可無備者且曰禦戎之策莫急于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于人望今若內若外士大夫軍民咸謂有天資忠義才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于用兵士卒樂為用可為大帥者或竄散地或守遠郡願陛下起而用之可以作士氣㣲敵謀又言三衙管軍或久而不代兵柄在手利權財賂又皆入其門且其官至三公樞密所以節制諸將者乃班其下倒置如此其能節制之乎併及諸軍承受皇城邏卒之弊其他指陳

率人所難言者公之將有言也人皆危之而上特開納焉既而罷諸軍承受邏卒亦加戢更定樞密與管軍班次管軍亦引去邊備益嚴㩀人相繼復用自昔人臣論一事或章十數上或合衆力爭不能回公以一言悟意而事皆次第罷行于是天下仰上之聦明大度虚懷從諫非徒優容之而已然大臣有不樂者公亦數求去除著作佐郎罷其兼職公以求去得遷力辭不許久之除大宗正丞仍待次尋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即位

除知嚴州未赴間召對公奏言太上皇帝非耄期倦勤之時而以天下授之陛下賢于堯舜遠矣陛下所以仰副太上付託者當何如舜重華協于帝然八元八愷堯未及舉而舜舉之四凶堯未及去而舜去之今社稷之大安危民生之大休戚人材之大進退朝廷之大刑賞其所當行者宜若舜之所以協于堯而行之以彰太上知子之明以盡陛下繼述之道又言今和戎與戰守之議未決臣謂或戰或守當相時進退而和決不可議也

又言右相虛位天下拭目覩陛下此舉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可也不可非其人以失天下望除司封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又兼崇政殿說書除國子司業諸生固已迎服矣而公于學校事其細微曲折皆粲然前知所舉措無不當人心者會詔百官言事公上疏以為百官進退者大臣之職論思獻納者侍從之職正朝廷紀綱者臺諫之職令居其位者往往不舉其職宜有以董正之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

事曰任賢曰納諫曰賞罰其言反覆詳盡切于時務上覽而嘉之即召公與工部侍郎張闡對便殿從容論天下事甚衆請退復留者再賜坐賜酒又賜御書隆興元年四月除起居舍人改兼侍讀公與左史同奏史職之廢壞者其一曰起居注録本進呈非古欲勿進其二曰雖侍立而在殿東南隅未嘗聞天子德音如二府自有時政記其餘臣僚登對欲許令史官侍立其三曰後殿侍立而前殿則否于義無據欲前殿侍立其四曰直前

奏事欲不必豫牒閤門及候班次皆從之越月除侍御史公素以剛毅正直稱天下至是人皆曰眞御史矣公益自任以當世之重大抵以定國論正人心爲本而去其害治者不屑屑于細故也江淮都督府出師進取宿州敵悉衆來爭我師退守淮都督張公浚上表自劾公奏曰臣自總角在草茅間聞强敵入中國痛心疾首義不戴天臣素不識張浚聞其天姿忠義誓不與敵俱生實敬慕之頃以館職輪對首言敵情不測乞用浚等旣

而敵果大入太上皇帝親征遣浚知建康府陛下即位因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為當臣去冬被召至闕前後進對皆以為恢復大計仰贊聖斷又乞陛下勿貳以濟大業浚遣二將取靈壁虹縣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陛下任浚為難及王師不利横議蠭起臣嘗奏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為中原弔民伐罪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不同投機而進知難而退益當內修政事俟時

而動陛下剛明果斷規模固已素定然異論紛紛不肯
罷浚今浚既待罪臣豈可尚居風憲之職欲望正臣妄
言之罪特加竄殛詔以公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乃以集
英殿修撰知饒州乾道元年七月移知夔州尋除敷文
閣待制三年七月移知湖州未幾得請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宫才數月起知泉州進直學士又移知台州公以
病力辭且乞致仕乃復提舉太平興國宫七年三月除
太子詹事召旨敦趣公力疾造朝上特御選德殿而公

足弱不能趨召給扶減拜且賜坐又詔權免朝參又遣使以告及金帶就賜公三上章乞致仕乃詔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公薨矣寔七月丙子也享年六十上聞嗟悼賻卹有加令兩浙路轉運司給葬事公積階至左朝奉郎封樂清縣開國男至是贈左朝散大夫遺戒喪事毋得用佛老教諸孤行之以十有二月丙午葬公于縣之左原白阡碩人賈氏有賢行先公二年卒至是合祔焉男三人聞詩聞禮皆太學生孟丙早卒公兩遇

郊祀恩皆奏其弟故二子皆未仕女二人長嫁進士錢
萬全次許嫁賈梓孫男四人公立朝議論出處大節既
如此矣初公以文學先天下人謂其于吏事未必數數
然也而自為郡左遇事不苟民有訟久不決多走諸司
乞委公雖文書塡委公一一繙閲不以付吏審核情偽
參用經律所與奪人皆厭伏其治郡既以廉潔公正率
其下間有為不善者則反復告戒誠意篤至人亦有恥
故未嘗按吏為文勸導百姓以遷善遠罪之意有爭訟

則曉以義理多退聽者故鞭扑罕用事至立斷其甚不得已乃推鞫亦不淹繫故獄屢空未嘗遣官吏至縣而人素信服事亦舉利有可以予民者予之輸租使自操概而用度有節故財亦足月率兩詣學宫延見諸生從容誨誘且以詢究郡政饒久旱公下車即雨湖久雨傷稼公入境即霽每罷郡士民涕泣遮擁不容去或借留于部使者既不得則奔走道路或越境不忍别者泉人聞公喪會哭于開元僧舍又立祠堂以事之近世為政

得人心未有如公比者公有梅溪前後集五十卷尚書春秋論語孟子講義皆指授學者未成書也公于文專尚理致不為浮虛靡麗之詞其論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盡無所回隱尤條鬯明白葢自漢氏尊用儒術而士或飾詐或阿諛取容至于守節死義能為國重則未必以儒名者世遂以儒相靳若公之學問粹然一出于正謹守而力行之義之所在疾趨徑前未嘗以利害毫髪顧避更閲夷險特立不回施于政事左右具宜信乎

其有本如是也嗚呼此真所謂儒者耶銘曰

漢廷用儒黯獨戇樸淮南憚之謀不敢作謂公孫輩發蒙振落儒豈不用其效奚若孰知其故鼠腊非璞公之節義視黯無怍屹然立朝作世郛郭正色凜凜危言諤諤招之不前麾之不卻猛虎在山衛及藜藿出守四郡治行皆卓問胡為然非智之鑿聖有謨訓守約施博惟其躬行粹美無駁道固如是不由外鑠于彼汲直如玉而琢我為銘詩以表儒學人雖云亡尚有渠䨼

柴君墓誌銘

左廸功郎復州州學教授柴端義以書抵余曰端義不天生四月而孤叔父實長養教誨之令叔父死矣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謹狀叔父行實授諸執事者惟先生幸而銘之庶幾叔父雖死而不朽也余于是取其言次序之君諱淵字益深其先自衢之江山徙信之永豐曾祖觀國父震皆不仕君事親以孝閒撫育孤姪與其子無間閨門之內和樂而肅靜鄉人亦愛敬之連遭二親喪

足不入私室哭泣幾失明蓋君所從遊多一時名儒講究經旨以躬行為本故其行如此既去喪年踰四十卽不復應進士舉乾道八年二月甲子卒年五十有五娶徐氏男端禮端善端智長女適陳舜鄰次適黃仁聞黃氏者先卒孫男女二人諸孤以九年十二月庚申葬君于永豐之宅山銘曰

觀端義之于叔父知君之子其凡子也又知君之事親孝故如此也學而能行夫又奚病雖曰不仕是亦為政

樞密院計議錢君嬪夫人呂氏墓誌銘

婦人德止于柔順職止于饋祀為善作儀則以為戒昔之表著内德形于歌詠聖人次之以首國風不過曰能自防能循法度能不失職而已至于高節烈志往往多出于一時之不幸不獲已而有見于外雖非人情之可願而世之君子必且稱道而特書之夫以死生之變交爭于前陵遽顛沛乃能審夫所惡有甚于死而患有所不辟此烈丈夫之所難而一婦人或能之則夫君子之

所以稱道而特書之者豈獨為婦道之勸而已哉以余所聞若夫人呂氏其不幸而類此者歟靖康間戎事起所至艱梗夫人偕其家避地來南屬渡漢沔而潰兵有以譏禁為名因而鹵掠其間無所不至者夫人猝遇之懼不免焉自投于水以誓義不污賊賊相顧駭愕因解去旁舟亦賴以全相與感夫人之義畢力圖救竟以得活夫可幸以不死而能必死自處以必死而未必死所為雖失其身而有不顧者以生之可求也而死生果不

可以避就其自爲計亦慤矣況舍生取義不問其何如
者耶觀夫人之事愚者足以辨慤懦者足以有立志矣
夫人其先東萊人至高祖文靖公三相仁宗始賜第京
師曾祖諱公著以司空平章軍國事祖諱希純嘗任中
書舍人追復寶文閣待制父諱聰問右朝請大夫直祕
閣夫人十有八而嫁爲右朝奉郎錢受之之妻呂氏仍
世相家而錢呂世姻也夫人不以貴與故自挾所以承
上接下惟謹旣而天下未定轉徙道路數千里崎嶇山

谷間人不堪其憂錢君流落于下位嘗一為樞密院計議官不旬歲而罷自是閒居且十年生理日落而夫人躬服儉勤經紀家事無不自得之色觀其所以處生死者如此則貧富通塞之際固其所優者歟累封至安人以紹興十八年三月二日卒于袁州享年四十九男三人曰𣧑右迪功郎曰某曰𢧐女一人孫男曰史以其年四月九日葬于袁之宜春縣湖崗里計議君狀夫人行事而屬銘于余余讀之而歎曰此夫世之君子所為稱

道而特書之者況余與計議君交遊之舊而又以見屬者乎銘曰

呂氏之盛實始文靖典型之遺女有卓行見危靡他處約何病其死有義其生有命曷觀于斯惟命之聽

夫人汪氏墓誌銘

夫人吾姊也姓汪氏信州玉山人父諱某贈通議大夫母魯氏追封淑人夫人年十有九嫁同縣程昂躬儉服勤人所難堪而夫人安之性質直未嘗僞色辭以欺人

也蓋嘗曰吾老且衰欲致家事而自佚矣人亦以為宜饗其報皆未及而以乾道六年九月己丑卒年六十有三子男三人長克勤次克和蚤卒次克成孫男八人女三人其孤將以七年十有二月壬寅葬夫人于玉山之塘田社來請銘嗚呼某哭吾兄甫期月而又哭吾姊也子然此身雖幸而僅存亦何聊哉銘曰

其艱其勤以終其身沓爾後人尚能顯其親

文定集卷二十三

文定集卷二十四

宋　汪應辰　撰

五言古詩

題鄭氏鬳金堂

子雲抱遺經寂寞飢欲死誰家千金郎車馬塞閭里如何今世人持此欲勝彼要知聖賢心不為取青紫冷暖自所知吾言聊爾爾

題法海院龍溪亭

微茫雲雨角屈曲路一綫未容快先睹已歎行百轉流溪何從來神物昔嘗玩輿梁儼堅牢亭宇復明絢豈惟濟病涉更可供息宴信哉善知識作此巧方便茂樾兩交蓋清風四揮扇秖恐境中人却有桑下戀臺山不須問此去直如箭何妨酌靈水一洗眼花眩舉頭未及眸已知梵王殿

和遊南巖

南峯不藏善逢人説南巖南巖亦何好造化祕此緘烟
雲印全提松竹色半酣去郭十里羸守戒僧二三乞身
滿一日幽事亦可探行客問征途居者索轡銜蕭條野
店烟負靜彌勒龕念非塵外侶不分禪味甘受傭作閒
人自縛亦何慙于時日在房山色染蔚藍一徑盤鬱青
羣峯列空嵌冷泉計涓滴瀹鼎消塵凡端如常德静可
嫛㾀步貪聯鑣出雲門回首憐烟嵐公其吐妙語勝事
須指南

借舍人呂丈送大雅東還詩韻奉呈

典刑寄老成師友須淵源今代紫薇公身退道益尊言行無表襮卓然中所存雲雨自翻覆誰能動毫分洗垢旣無垢尚或求瘢痕嗟我與徐子昔也掃公門相期膏吾車從公畢斯文

暮春

閉門聽風雨不知門外春茲辰聊散步霽色如相親日月不吾與花柳隨時新悠悠竟何事悚然懷故人

家叔沚次暮春韻呈知止祕校

一日復一日山間已暮春人事有怵迫景物無疎親誰知一雨後滿目皆懷新風光欠管領付與得閒人

再用前韻

駕言寫我憂一覽無邊春先生方閉户不可得而親寧遂兒女戲要觀物化新不見舞雩下冠者五六人

復次數語呈知止

斯道有張弛如天有冬春雍容貴可久促迫終難親槁

枅久乃腐流水汲逾新雖云不窺園乘馬復何人乘馬亦用董生事

七言古詩

尤美軒

巉然絶壑臨招提仰視疑欲干晴霓林巒獻狀還左右烟雲變相隨高低少日登高不憚遠喘汗頳顔如夏畦却憑軒檻認行處一覽不待窮攀躋愛山願作此軒客飢火驅出仍東西青衫烏帽犯塵土夢想春緑浮鳧鷖

歸尋舟刻劍已往扁榜僅能存舊題道人知我若有失

更附山房拂栱梯方欣勝觀還昔時忽訝妙語來磻溪

茫茫六合有安宅恍悟十年行路迷甘與山僧為逆旅

自使婦姑相勃谿暗明通塞悉還汝無所還者吾其棲

但憇屋上復加屋空費囊中金裹蹄

五言律詩

送刪定閒人丈歸嘉禾

漫作中都士柴門每自扃遺經究終始奇字講聲形前

輩今無幾微言世莫聽扁舟轉河曲已見故山青

題表上人卷舒軒

高軒聊自娱俯仰稱幽居世道有興廢人心隨卷舒圓機應有此膠柱合何如愧匪許詢輩時來問滿虛

陶山書院

陶山讀書處景物自天成幽澗菁莪盛高岡彩鳳鳴雨餘山色秀雲淨月華明靜聽寒泉響潺潺洙泗聲

輓侍讀龍圖學士周公

四海聲名久中朝德齒優金華方入侍琳館遽歸休全
福人皆仰孤風世莫留老成零落盡不獨為吾州

輓叅政王公

轍迹環吳蜀艱難嘆委頻秉鈞纔數月去國竟終身文
武才猷遠經綸事業新襄陽耆舊傳寧復有斯人

輓學士張公

俎豆平生事逢時却論兵幄中多妙畫閫外卽長城曾
未登三府何言夢兩楹空餘行樂處畫像儼如生

輓詹事陳公

給諫皆言責論思本從臣獨公真舉職臨事肯謀身再起名尤重全歸跡已陳空嗟古遺直無復見斯人

輓呂舍人二首

連蹇成遺老纔聞直禁林是非終不屈進退了無心萬事邯鄲夢千秋正始音心知公不朽寳薦自難禁

接物初無間微言獨得聞相期深造道不為細論文自有高山仰誰知半路分新阡疑可望目斷只愁雲

輓宣撫吳郡王二首

節義家傳久艱難始見忠一心惟徇國百戰竟平戎環列周廬肅官儀道路同細看麟閣上誰得似初終

太傅元功首汾陽異姓王恩榮兼二美聲跡遠相望名載風雲會神遊水月鄉維師空贈典無復見鷹揚

七言律詩

雪中梅花

風弄蘆簾掩復開閉門一室此徘徊故人難望扁舟至

遠信誰憑驛使回意外不知飛霰集坐中只覺暗香來

新詩亟報春消息不待天邊看斗魁

與談命鄭柯山

柯山落魄一仙翁二十八宿羅胸中學術該通明若鑑

襟期豁達氣如虹醺醺痛飲一樓月落落高談千古風

一本流年無惜示貯之他日驗窮通

陳經略生朝四首

喜詠高秋此日生門閭佳氣想充盈堂堂體貌千鈞重

凜凜精神一座傾暫使遠民瞻玉帳要知聖主有金城
兜牟却作貂蟬去五箢難淹宋廣平今五箢皆隸廣右
嫣姓從來莫與京傳家初不為金籯只令八桂蒼蒼處
倍覺中台兩兩明南徼不聞刁斗擊北轅行見袞衣迎
定知天錫公難老端與邦家立太平
俛視人寰但一漚應緣來作聖時遊英風蓋世桂林伯
相業傳家戶牖侯號召即看持玉節姓名已久覆金甌
他時欲記中書攷簡策應須汗馬牛

欲知今歳好生朝召節翩翩下九霄便入三槐新位次
空餘八桂舊歌謡機神照物宜前列質幹參天合後凋
他日凌烟圖畫處方瞳炯炯映金貂

送陳經畧二首

英姿卓犖衆長兼暫假威名鎮嶠南忽報郵音馳尺一
即看躔次近魁三照人風采誰居右致主功名在立談
遠俗豈知如許事只言無計駐征驂
清明公正復慈祥鐲服平生見未嘗自幸來依驃騎幕

如何又趣舍人裝雲霄去路日千里萍梗徵踪天一方獨有此心無遠近歲寒猶欲試冰霜

分韻送胡文歸建康

先生高卧武夷巔一旦趨朝豈偶然報國自期如皦日歸田曾不待來年懷鉛共嘆楊雄老鞭馬今輸祖逖先冊府風流久寥落送行始復有詩篇

偶見文子失舉後詩次韻以廣其志

落落閒談四座驚已應俊氣壓諸生高山意遠難知已

白雪詞高絶和聲此道要須齊得喪古人初不為功名
芬芬各自隨時耳何用臨風嗅泱明

鹿鳴宴席上詩二首奉送解元諸先輩

從來人物數成都果見英髦入薦書齊魯風流方演迤
淵雲文采自紆餘姓名即上飛龍榜鄉里爭迎駟馬車
聖世取才三尺在但慚無地更吹嘘
嘉賓式燕正炎曦風自南來為解圍細聽吹笙仍鼓瑟
即看結綬却登畿清朝不用齋刀布晝日偏宜著錦衣

太守自憐推不去棧羊釃酒待還歸刀布還歸皆文翁傳事

故事鹿鳴宴賦詩所以致勸駕之意如蒙繼和不必次韻或五言或七言或一首或二首各從其便庶幾得以覲志也幸察應辰上聞

五言絕句

宜春漫述

本是扶犁客隨緣漫作官故山應念我薇蕨已闌干

歸雲堂

浮雲本無心人心逐雲去更作歸雲堂雲歸竟何處

送沖公謁六祖道場

直指嶺頭路寧論幾日回尋春有消息寄我一枝梅

七言絶句

宜春士愿樸而虛蒙珥筆之名每欲為邦人一洗之偶筆工傅氏求詩作此

只今頭上半儒冠誰肯公庭弄古端試問毛錐將底用奪標他日萬人看奪標乃宜春先賢故事

與酒家沈生

有客堂堂空兩手無人為借太阿來與君上扶浮雲破放出陽光萬丈開

送王獻可歸信州

月旦于今合改評一官謀食百無能君歸錦里人應問好箇藍田崔縣丞

次漢英教授示和尹少稷韻四首

五車拄腹成何事空受才名二十年一壑生涯長齟齬

邇來行李已三遷

淵明心遠自無塵豈必山涯與水濱雲氣日佳飛鳥樂寥寥此意付何人

疇昔持心欲見賢肯容閭巷快爭先豈知咫尺隔千里空誦白雲長在天白雲長在天呂公遺少稷詩

類宮夫子日扃門猒聽兒曹説怨恩猶念貧交無與樂時流妙語到荒村

池荷

香分淨社色東城冠蓋如雲照乘明曉露浥妝秋豔曳

涼風吹月夜經營

琵琶洲

塞外風烟能記否天涯落日自心知眼中景物參差是

只欠江州司馬詩

蕨初生

一拳打破地皮穿拏住春風不放拳直待子規啼夜月

放開青掌始朝天

牽牛花

葉細枝柔獨立難誰人擡起傍闌干一朝引上簷楹去不許時人眼下看

送陳德潤赴惠州

山行五日到崇安欲往從之尚阻艱聞說惠州天樣遠幾時音問落人間

宜春書事

飢寒驅出故山來俗事如麻撥不開問我此行何所得

未嘗識面有澹臺 謂澹臺滅明

題常山孔塢碧照閣

門前塵土暗衣冠池館無多意已寬試問主人閒適味冰蠶正自不知寒

帖子詞

端午帖子詞皇帝閣

聖德臨尊極民心戴至仁喜逢重午節共祝萬年春

雨暘皆應節和氣滿平疇欲識天顔喜農家麥有秋

示日雖祥鬱風生殿閣涼聖心非獨樂均施徧多方
躬行盛德基王化密贊成謀授帝圖福及萬方天所相
祛邪何假佩靈符
王業艱難素所知歲單喜見獻新絲盤中更進長生縷
却記親蠶繭館時
萬年珍木緑陰成殿閣微涼次第生簡靜初非拘月令
懷冲履正自心清
太上皇帝閤端午帖子詞

道大光今古功成付聖明超然羣物表但見四時行
漏轉銅壺永風來玉殿清天中佳節近比屋盡歡聲
外物雖無累誠心每在民薰風能解慍亦足助堯仁
金碧叢中翠艾垂正當午日一朝時君王自進長生縷
細剪菖蒲泛玉巵
絃歌寓意寄南風豈易形容長養功地厚天高何以報
祝堯惟有壽無窮
飛來峰下水泉清臺沼經營不日成勝境自超塵世外

何須方士覓蓬瀛
火德方居夏端符帝運亨化工初不宰繼照付重明
和樂天申節雍容物外身羣生蒙長養誰復識堯仁
水殿風來細槐庭日度遲聖心無外累動息自隨時
聖治從來本好生擬銷劍戟助農耕此心自與天無間
豈待丹繪始辟兵
年年時節近天申喜氣歡聲逐日新請祝聖人如一口
定知德壽萬年春

冷泉堂上湖山勝聚景園中草木芳萬物欣欣供燕樂自然祥暑變清涼

太上皇后閤端午帖子詞

周室興王業堯圖授聖人誰知皆内助功德古無倫

仁心均動植風化正邦家福慶方駢集靈符尚辟邪

心境俱清淨能令五月涼芬香隨處有不待沐蘭湯

坤元厚德孰能名履正懷沖本至誠自是從容常中道非因欲待晏陰成

俯視紛華等粃糠隨時遨樂任嬪嬙宮中閱草知多少
自有金芝冠衆芳
自然長壽又康寧德合無疆萬物亨聖主愛親思盡美
更羞仙术助延生
中興雖帝業內治本陰功天下供榮養方知福報崇
乾坤皆數五日月正符同但仰重離照難名厚載功
寶殿名康壽皇心在祝延願從重五日更閱萬千年
陽居大夏方行令已有微陰次第生細察天時知物理

常將儆戒保和平

上古遺書究治終長編通鑑更參同端居坐照無窮事何用江心百鍊銅選德殿記載上語云日讀尚書通鑑

晉國燔山求介子荆人爲黍祀靈均聖君念舊仍從諫千古忠賢氣亦伸

文定集卷二十四